

第三十二回 兵宜練精將宜選勇 未窺豹略先伏犬韜

話說寶珠走出來，拭去淚痕，有許多門客、帳房，以及各管事人等，都迎上前請安的，拉手的，說好話的，不一而足。寶珠略略周旋，同墨卿出門上馬，松筠、松勇，八名書童，十六個跟班，各人都上了馬。府裡眾人送出門外，總管領著大小家丁跪送。

三聲大炮，二十四名都統，前呼後擁，飛虎軍排齊隊伍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明盔亮甲，馬壯人強，好不威嚴整肅。一路出城，到了皇華亭，大隊上來跪接。中軍叫免，答應一聲，如同海水一嘯，退了下去。寶珠、墨卿下馬，同各官相見。莊敬王、宜政王各遞了三杯酒，寶珠、墨卿一齊望闕謝恩。多少前輩大員，同年親友，都執手說了好些興會話。李、許二公，格外叮嚀囑咐。松筠也有一班小同年相送。惟有文卿躲在眾人背後，不敢出頭。松、李二帥辭別各官，吩咐起馬。

中軍傳令，升炮起隊，旌旗密密，戈戟層層，浩浩蕩蕩，望大路而去。桂榮、雲竹林幾位至好，送了三十餘里，寶珠再三辭謝。李榮書父子，許文卿弟兄，同松蕃直送上船。工部早預備十餘號輪船，二十號大船，小船不計其數，張家灣河道都擠滿了。但見號帶風飄，帆檣林立。松勇同眾人迎將上來，九個大炮，金鼓齊鳴，船樓上一對號筒，掌起號來，打了扶手；寶珠上一隻大頭號船，讓李公等進艙，墨卿也上這邊船來，大家坐下。

李公雖然灑脫，到此刻也不免細叮嚀。惟有文卿一言不發，眼眶通紅，兩行眼淚，包在眼皮裡，又怕人笑話，只好忍住。李公恐他們留戀，起身道：「我們也可回去了，今日還趕不進城呢。」寶珠、墨卿、松筠送上船頭，又扯著松蕃，吩咐好些話，大家揖過。文卿竟忍不住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公心中詫異，還疑惑他們從小頑慣的，一旦分離，自然傷感，也猜不出別的緣故。又庵著大家扶他上車，他還掙著不肯走。

寶珠見這光景，大不雅觀，目視松勇，松勇會意，過來將文卿平抱上車去了。李公眾人也就分手。文卿回去，病了一月有餘方好。寶珠送過眾人，未免又陪些眼淚。少刻，有許多地方官上手本，送酒席，寶珠一概辭謝，對墨卿道：「你也上船去檢點檢點。」墨卿答應，過自己座船去了。寶珠見這船一共五個大艙，走進房艙，紫雲笑面相迎，綠雲送茶裝煙。

寶珠略坐一刻，傳出號令，二十隻大船，繫在輪船之後，其餘小船，派與眾人乘坐，隨在大船之後。墨卿分了五號大船，自己用十五號，松筠、依仁以及各大將，都在上面。自己座船上點了好些兵將護衛，著松勇中軍，居於頭艙，便於傳喚。今天住一夜，明日五鼓開船。寶珠坐在船上無聊，悶悶的躺在炕上，紫雲道：「請大姑老爺來同你談談罷。」寶珠搖搖頭。

紫雲怕他思家，就笑吟吟的拉他起來下棋，哄著他頑笑。到晚，船樓上掌號三遍，放了三個炮，岸上敲鑼擊柝，好不熱鬧。紫雲道：「吵得真沒意思，連覺還睡不安穩呢。」少刻，中軍跪在房艙外請口號，派夜巡，寶珠一一吩咐。中軍起去，伙食船上送晚膳進來，廚役火夫都是府裡帶來的。寶珠同紫雲吃過，略談一會，身子困乏，也就睡了。

天明，寶珠還未睡醒，中軍找著僕婦進來，請令起兵，僕婦在房艙口說了，紫雲恐怕驚醒寶珠，就自己作主道：「好鎖碎，開船就是了。」中軍在外早已聽得，諾諾連聲，出去傳令，扯旗升炮，點鼓開船。寶珠也醒了，紫雲等服侍起來，一路無事，倒也清閒。到處有官員迎送，寶珠均皆不見。或請墨卿來敘談，或同紫雲等頑笑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天已抵連江，就有各營官兵，合屬文武，都來迎接。

此時和親王將兵將都調在城裡護衛，寶珠知道，頗不為然，吩咐各營俱出城駐紮，候本帥將令施行。眾兵將見寶珠這副柔媚花容，妖嬈體態，個個詫異，暗道皇上怎麼派這個小孩子為帥？看他嬌聲嬌氣，打扮得不男不女，見了賊不要說害怕，還要羞呢。副經略倒也是一副繚臉，又是個沒鬍子宰相，豈不誤事嗎？心裡雖如此想，口裡只好答應。

寶珠、墨卿入城，見了和親王，問問賊的情形，和親王略言大概，就把兵符印花名冊，都送過來，倒脫了干係，回京去了。寶珠先點陸營，後點水師，傳下號令，眾軍齊集，選了十餘天，陸兵選了十萬，水兵選了八萬，其餘俱留在後營，或派在城內守護。

此時賊兵水陸並進，苗兵居陸，海寇用船，寶珠令墨卿領陸軍紮了八十座大營，親自指點，遠近勾連，前後聯絡，井井有條。自己就船上駐紮，將大船列成門戶，小船在內裡串通；又用大木做成水關，以防賊人衝突，水底裡橫著鐵索鐵鎖，並有許多埋伏。水陸兩軍，聲勢相接，一望旗帆蔽日，刀槍如林，殺氣沖天，威聲震地，離賊營不過十里之遙，安營已畢。傳鼓聚將，寶珠升坐中軍，眾將行庭參禮，兩旁站立伺候。

寶珠道：「本帥一介書生，不諳戎事，蒙聖恩隆重，謬付兵權，惟有竭盡忠誠，勤勞王事。諸公須體本帥之意，努力爭功。王法無親，諸公勿得後悔。今各回汛地安鎮本營，不得妄動，如其違令，本帥按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。」各將官遵令，個個笑他懦弱，只好回營緊守。

再說賊兵，此時驕淫已極，全不把官兵放在心上。原來和親王為人慈愛，有一處告警，就自己領兵去救，他才去救那邊，這邊倒被攻破了，及至再退兵回來，兩邊都救應不著。賊兵知他這個脾氣，故意聲東擊西，將他作為頑物。如今打探換了經略，說是姓松，副帥姓李，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，大為好笑。每日在營中飲酒慶賀為樂，以為一仗可以成功。所以這邊安營，一個也不來討戰。如今營寨已成，倒衝將過來。

寶珠上了船樓坐定，遙望賊兵，見些蓬頭赤足、半人半鬼的苗蠻，胡哨一聲，直衝下來，一眼無際，也不知有多少，前鋒盡是騎馬的多，個個都是雪亮的苗刀，喜笑跳躍，飛奔而來。寶珠看他雖無隊伍紀律，是有銳氣，萬擋他不住，傳令陸營緊守，如有妄動者，軍法從事。各營得令，緊閉營門，齊上土城守禦。苗兵衝了三次，沒得進來，一個個指著跳罵，又坐在地下歇息一會，就回去了。次日，苗兵又來討戰，依然空回。第三日，水陸並進，約會海寇，一齊進攻。

寶珠見海寇頗有紀律，幾十隻輪船在前，大小戰船繼進，直沖水寨，雖是逆水，也就聲勢驚人，有萬馬奔騰之狀。寶珠只教嚴守，不必理他，營寨紮得緊慎，軍令格外森嚴，竟衝不破，只得又退回去。海寇無功，苗兵罵了半日，也不能得志。寶珠下樓船，進房艙坐下，皺眉道：「海寇水軍，比苗兵調度有法，倒是個勁敵，非用謀略，不足以破之。水軍既破，陸路不足慮也。」就傳令選了五千精勇水師，每人騎了大葫蘆，各穿黑油衣褲，手用雙刀，飄在水上，不許用船，要出沒水中，如覆平地，這也非一朝一夕之故。

一連三日，賊人都沒動靜。誰知到二更多天，忽聽得海寇水軍炮響，說到就到，快不可言。頃刻一面水軍已將水寨圍住。

前哨同夜巡忙到中軍飛報，寶珠恐夜晚之間，人心慌亂，就著松勇扶了船，領眾將到前軍來，上了大船站定。見水上一派通紅，喊聲大震，寶珠看左右各將，有些失色，掣劍在手，惡狠狠的道：「本帥在此，何懼賊兵，妄動者斬！」眾將士只得齊心協力的守營，果然衝不進來，鬧到天明方去。

寶珠回中軍歇息，天天只練水軍，總不出兵打仗。一天到陸營各寨內巡視一次，號令嚴明，軍威整肅，眾將背後雖不服他，當面很有些怕他。苗兵性子最急，見他總不出戰，就一齊來猛攻，竟跳過濠溝，望土牆上亂爬。墨卿心慌，就令巡捕來稟知寶珠請令。寶珠吩咐眾將守定水寨，又將劍解下來，交與中軍，如有不遵法令、擅亂軍規者，即行斬首。

急急領了松勇二十四名飛虎將五百兵，親自上岸，到中軍下馬。見墨卿皺著眉，背著手，團團的在帳前轉，寶珠問道：「怎樣？」墨卿搖頭道：「不妙。」寶珠冷笑，也不理他，回身上馬，飛到前營，見苗兵拼命的擁上來。寶珠親上土牆，指揮眾將守禦，自己提刀在手指揮，卓立不動。槍炮如雨點一般，寶珠心裡也覺害怕，到此騎虎之勢，只好由他，做主帥的一慌，那就全軍無主了。況且敗下來，格外性命難保，不如硬著頭皮抵禦。苗兵攻打一天一夜，方漸漸退去。

寶珠乏極，腳下也站不住了。正要歇息，又報苗兵來攻，寶珠又上土城，見對面數十輛衝車，直逼上來，寶珠吩咐用大石滾木飛打，衝車皆折。賊人見破了衝車，又有多少雲梯繼進。寶珠命將土城鑿成幾個大穴，見他雲梯將到，每穴出一大木，上有鐵鉤，將雲梯抵住，使他推不進，前用鐵鉤搭住，使他退不回去，又放些噴筒火箭，射上雲梯，將布燒斷，苗兵跌死無數。打探苗兵又用百匹水牛，頭上綁刀，火燒牛尾，要來衝營，寶珠早已安排停當，等他及至衝將過來，他即放出一隊獅子老虎去，都是兵丁穿著五色畫衣，口噴黃煙，水牛看見，倒嚇轉身去，衝回自己營中，苗兵被踏死戳傷者，不計其數。

寶珠雖未出兵，倒打了一個勝仗。苗兵深服其智，不敢來攻，把墨卿歡喜得非常。寶珠仍回水營，下馬上船，到內房艙，已寸步難移，坐上炕，吩咐紫雲拉掉靴子，盤起腿來，雙手握住一對金蓮，珠淚交流。紫雲道：「又來鬧孩子脾氣了，忍耐些也好，這是欲罷不能的事。你吃什麼點心？吃過你就在炕上躺躺去罷。」寶珠不言語。

綠雲進來回道：「眾將在外請見，中軍官來稟過兩次。」紫雲道：「怎麼說？回他們罷。」寶珠恨了一聲，套上靴子，慢踱出來。紫雲在後道：「掙扎些走，有些出像了。」寶珠升座，眾將打恭賀喜。寶珠慰勞幾句。眾將道：「苗兵今已喪膽，元帥不趁此滅賊，更待何時？」寶珠道：「苗兵幾次雖未得志，銳氣未衰，不可輕出。」

眾將道：「苗兵自相殘踏，死傷甚多，當此之時，正好進取，若曠日持久，彼銳意復元，如何能敵？坐失機宜，小將不敢聞命。」寶珠道：「本帥自有良謀，諸公何須饒舌。」澎湖鎮劉斌上前打恭道：「末將不才，今夜願領本部之兵，去劫賊營，如其不勝者，甘受軍法。」寶珠道：「輕舉妄動，大非兵家所宜，總戎不可妄動。」劉斌叫道：「從來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元帥出兵，將及三月，不曾見一兵一卒臨陣交鋒，末將等誠有不解。大丈夫得死疆場者，幸也，末將只須精兵一千，同苗兵決一死戰，誓當以死報國。」

寶珠聽罷，長眉倒豎，粉面通紅，厲聲喝道：「本帥既握重權，自有奇策破敵。爾敢不遵軍令，大膽狂言！從今以後，再敢多言者，莫謂本帥之劍不利乎？」眾將默然而退。從此寶珠防備愈緊，恐怕各營輕出，未免格外操心了。誰知別人倒防得住，自家兄弟卻防備不住，竟鬧出大亂子來了。欲知事後如何，且再看下回分解。